



叶兆言

# 玫瑰的岁月



海豚出版社  
DOLPHIN BOOKS  
CIPG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015

# 玫瑰的岁月

叶兆言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玫瑰的岁月/叶兆言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0. 11  
ISBN 978 - 7 - 5110 - 0257 - 0

I. ①玫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08914 号

书 名: 玫瑰的岁月  
作 者: 叶兆言

责任编辑: 董 锋  
整体设计: 郑在勇  
封面设计: 周夏萍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  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  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 
邮 编: 100037  
电 话: 010 - 68997480 (销售)  
010 - 68998879 (总编室)  
传 真: 010 - 68998879  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开 本: 32 开 (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)  
印 张: 4.25  
字 数: 53 千字  
版 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5110 - 0257 - 0  
定 价: 15.80 元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# 玫瑰的岁月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黄效愚与藏丽花的婚礼 (1)     |
| 在学雷锋的日子里 (11)      |
| 邵老先生和藏丽花 (22)      |
| 藏丽花的故事 (30)        |
| 还是藏丽花的故事 (39)      |
| 黄效愚对书法的迷恋 (48)     |
| 黄效愚与藏丽花的故事 (55)    |
| 还是黄效愚和藏丽花的故事 (64)  |
| 黄效愚和藏丽花的爱情 (74)    |
| 黄效愚的被忽视 (84)       |
| 黄效愚究竟有多么优秀 (93)    |
| 黄效愚的书法在美国办展览 (103) |
| 没有结尾的故事 (113)      |

## 黄效愚与藏丽花的婚礼

黄效愚与藏丽花的婚礼是 1982 年，那一年，黄效愚二十五岁，藏丽花三十三岁。女方比男方大了八岁，这在当时很出格。婚礼也没几个人，馆子里吃一顿，那年头没包厢，大堂的角落事先订好席位，就一桌人。

我和朱亮算作男方代表，都是黄效愚的中学同学。我跟黄效愚的私交尤其铁，曾是非常好的哥们。黄效愚突然决定要结婚，骑自行车来通知，匆匆告诉具体的日子。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，是大四，眼见就要毕业，正百无聊赖，成天胡乱写小说，听了他的话，非常吃惊。

我说：“你不会开玩笑吧？”

黄效愚一向认真，很严肃地说：“这事，怎么会开玩笑！”

“我真觉得像开玩笑，怎么说结婚就结婚了，”我知道他不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，还是忍不住要问，“你们真准备结婚了？”

黄效愚不说话，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有些不高兴。

我继续玩笑，说：“这事有些离谱。”

黄效愚不说话，低着头。

我说：“你不觉得她年龄太大了一点？”

黄效愚仍然低头，不准备讨论这话题。

虽然也风闻一点消息，我从来没想过，他们会真的结婚。作为老同学，作为曾经的铁哥们，我知道黄效愚不是很有主见。他肯定是中了邪，不得不听命于藏丽花，肯定是落入了圈套，只能乖乖地听她使唤。我和黄效愚从小学就在一起，他这人不但没主见，经常会在关键时刻，脑袋瓜不好使。

我说：“好吧，这事也不便多说，既然已决

定，也烦不了，你把具体日子告诉我。”

黄效愚说：“不是已经说了吗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最好再说一遍，我真没记住。”

地点是在当时有些名气的四川酒家，我把朱亮也叫去了，黄效愚并没打算喊朱亮，在他心目中，既然我俩关系最铁，有我做代表就行，朱亮不去无所谓。倒是朱亮很把这事当真，听说黄效愚要跟一位大八岁的女人结婚，满脑子好奇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一路追问，非要我把知道的事都说出来。

我说：“你别问我，我知道的也不多。”

朱亮说：“起码你知道那女的大八岁，妈的，大八岁，这还得了，再大几岁，都可以做他妈了！”

朱亮的话并不过分，在当时，虽然开始改革开放，满大街邓丽君的歌，流行喇叭裤和留长发，可是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，毕竟还没开过眼，没见过多少稀奇古怪，女人大男人小，岁数相差那么多，确实不可思议。

婚宴在中午进行，新郎新娘，加上我和朱亮，藏丽花的外公邵老先生，她的两位同事，她家的保姆，还有一位不认识的人。也没多少婚宴气氛，黄效愚新做了一身西服，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穿，以后再没见过，不仅颜色不对，而且不合身，怎么看都别扭。藏丽花是件红衣服，颜色有些鲜艳，依旧是大大咧咧，别人没话说，结果从头到尾，为了不冷场，基本上都她一个人在说笑。

印象深的是婚宴快结束，大厨过来敬酒。此前已来过一次，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，胖胖的，剃着光头，红光满面。这一次来，带着他的一位徒弟，先问菜做得怎么样，是不是还说得过去。大厨是重庆人，在南京待了大半辈子，他的口音仍然听不太明白。藏丽花的外公是湖南人，显然与大厨熟悉，他们说着各自的家乡话，不时发出爽朗笑声。邵老先生一个劲夸手艺好，说很久没吃到这么正宗的川菜。

后来我才知道大厨是位高人，早在民国时期，已大名鼎鼎，为许多“党国要员”做过拿手菜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南京的各个角落，不经意地就会遇到一些遗老遗少，那天的大厨便是个最好例子。敬完酒，大厨吩咐徒弟去取文房四宝，笑着对邵老先生说：

“老先生还中意这几样菜，我也算是踏实了。俗话说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你既然来了，我怕是不能轻易放过，怎么也得让你给我写几个字。”

说话间，文房四宝已取来，除了求字，大厨说他还写了几首不像样的诗，也希望老先生提意见。邵老先生先看那诗，很认真地看了一会，不说话。大厨被他的严肃弄得有些紧张，很扭捏地笑着，看了看周围的人，连声说出丑，说自己一个粗人，偷偷写着玩玩，完全是瞎闹，让老先生见笑了。

邵老先生将诗稿递给黄效愚，叹气说：“这诗的好坏，你们怕是看不懂，不过，这字写得是真不赖，你看是不是。”

黄效愚接过诗稿，很认真地看。藏丽花也把脑袋伸过去，只扫了一眼，笑着说诗好坏她也不太懂，不过一看这字，就知道是学的米芾。

大厨听了很兴奋，笑着说：

“大小姐好厉害，好眼力，我学的正是米芾，可是一点都不像。”

藏丽花很随意地又说了一句：

“一个馆子里的大厨，能把字写这么好，很不錯了。”

藏丽花还以为自己是在夸人家，厨师的脸上立刻有些挂不住。邵老先生连忙打圆场，说三百六十行，行行都会出状元，大厨和大厨，区别也太大了。大厨脸上仍然有些难堪，很勉强地笑，嘴上敷衍着，说老先生说得对说得好，心里依旧不痛快。邵老先生无话可说，便说把你的那本册页拿给我看看，先看看别人都说了些什么。他的意思是说已准备题字了，大厨很高兴，吩咐徒弟赶紧磨墨。

邵老先生说：“不着急不着急，让他们年轻人开开眼，先看看你的册页。”

大厨的那本册页今天要是拿出去拍卖，一定能值很多钱。先说这上面的名人字，不是达官，就是贵人，都是民国时期的大佬。因为这次婚礼，我

总算有机会第一次亲眼目睹于右任的真迹，目睹到吴稚晖的手书，与他们常见的字体不一样，于右任的不是草书，吴稚晖的不是篆书，从收藏的角度看，这样或许更有价值。还有知名文人和书家的字，我记得有胡小石的字，有高二适的字，最难忘的是徐悲鸿题词，虽然时间隔得很久，内容我还能记得：

一怒定天下 千秋争是非

“好一个‘天下’，好一个‘是非’！”邵老先生对那副字看了半天，很是赞赏，笑着说，“我的字不能和他们放在一起，还是写在纸上吧。”

大厨说：“老先生不要客气，今天把这个宝贝拿出来，充分说明了我对你老先生的敬仰，说明了老先生在我心目中的重要位置。不瞒你说，早就预留了位置，就等着这一天，不相信的话，老先生看这后面的几页，还空着呢。”

大厨的徒弟开始磨墨，藏丽花瞥了一眼，对一旁的黄效愚说：

“喂，别傻坐那，这事还是你来做合适，你去磨墨。”

黄效愚立刻站起来，看了我和朱亮一眼，屁颠颠去磨墨了。不一会墨磨好，旁边一张桌子也腾空，铺上了毛毡，等着邵老先生去题字。我们众目睽睽地看着，到这时候，邵老先生再也推托不了，叹气说自己老了，手腕上已没力，眼睛更是花得厉害，说恭敬不如从命，只怕是写了字，糟蹋了这本珍贵册页。

邵老先生写了什么内容，已记不清楚，能记住的只是他很不满意，不住地唉声叹气。大厨在一旁十分客套地叫着好，我和朱亮因为不懂书法，也说不清楚那字到底怎么样，只能傻乎乎地看热闹。藏丽花和黄效愚很认真地打量着邵老先生的字，不发表任何意见。

“丽花，你也来写两个字吧，”邵老先生忽然想到应该让外孙女露一手，“你的字，现在比外公都好，这里反正有纸，你来写。”

藏丽花不表态，大厨看了她一眼，有些客套地

让她写字，似乎还不太相信她真能写。

邵老先生说：“对了，忘了说了，今天是我外孙女的大喜日子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外孙女婿，他们两个，都还能写上两笔。”

黄效愚一个劲摇手，说：“我不行，我写不好。”

藏丽花很爽快，说：“写就写，外公，你说写什么？”

“你的字大了好，写两个大字，”邵老先生想了想，说，“就写‘好吃’这两个字。”

“好吃！”

“对，就写好吃。”

“一个好，一个吃？”

“不是好坏的好，是好，就是喜欢的意思。”

藏丽花看了看笔，又看看纸，嫌弃地说：“这笔太小，大字写不了，写不好。”

大厨不服气地说：“大小姐要别的没有，想要大的笔倒没问题，你要多大的？”

“越大越好。”

“越大越好?”

“大笔写小字没问题，”藏丽花有些傲慢地说，  
“小笔写不了大字。”

前不久，正好请了书法家来题店名，临时买了几支斗笔，大厨便吩咐徒弟赶快去取。不一会，笔拿来了，确实是很大的斗笔，藏丽花取了一支最大的，用手指捻了捻笔毛，先在水里浸了浸，示意黄效愚替自己铺纸，然后就蘸墨，凝神想了一会，一气呵成写了两个酣畅淋漓的大字。

那大厨真的懂点书法，看了目瞪口呆，连声说：

“好字，好字，真是好字!”

## 在学雷锋的日子里

说来话长，第一次见藏丽花，还得往前倒退十年。黄效愚与我同年出生，也许正好经历青春期的缘故，虽然只大了八岁，可是在我心目中，真觉得藏丽花要大出许多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年岁差距会相对缩小，同样的道理，岁数越小，差距就会觉得越大。第一次见到藏丽花的时候，她已经二十三岁，已经有男朋友，而我们才十五岁，发育还不久，刚开始长个子。我和黄效愚都属于发育迟缓，个子很矮，是标准的“僵公”，一直坐在第一排。

那时候读高一，正好遇上学雷锋。在我的学生生涯中，学雷锋的日子并不多。从1964年开始上

小学，到1974年中学毕业，基本上都处在文化大革命中。文革的基本要点是阶级斗争，是路线斗争，整天斗来斗去，整天批判学习。反正都弄不明白，只记得为什么事，突然要让我们学习雷锋。

对于中学生来说，学习雷锋就是做好人好事。班主任让大家成立兴趣小组，让我们想出各种为人民服务的办法。记得当时最出风头的就是朱亮，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几根针灸针，一小瓶酒精棉球，加上一本《赤脚医生手册》，便无师自通地替人治起病来。那完全是种表演，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，他在手掌上到处乱扎，把所有的针都扎在自己左手上，然后缓缓举起来给大家看。我们的班主任对朱亮的冒险精神很佩服，她是一位结婚不久的大龄女教师，还没生过小孩，那时候正怀着孕，自告奋勇地让朱亮给她扎针。

朱亮给班主任做示范，这是他给人扎针的基本程序，先在自己身上扎给别人看。朱亮将自己裤管卷了起来，用手指在膝盖下按来按去，告诉别人足三里的位置，取出酒精棉球，擦针，再擦穴位，